

朱子大全集

第三  
函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七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呂子約

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

爲如何

答呂子約

喻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呂子約

示諭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衆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雜於涵養之功亦有助也又謂不欲但爲聞



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躡等也

答呂子約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此恐是學原於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卽時習而說之注釋也

張先生所云似與程子之意未合

此說甚佳南軒解義爲人借去不盡記其說然覺得儘有未安處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恐止當從尹氏說

尹說固好然其間曲折恐亦不可不講若有人引上蔡所引許多同異問之尹公他必有說不只如此打過也

傳不習乎恐止當從明道說蓋恐不習而傳之則在已審問

明辨之功有加無已篤於自反而懼於傳之或差

上蔡之說恐與章指

未合

差下一本有也字

如明道說文勢似不甚順若從上蔡之說則先忠信後講學乃與上下章意思相似又文勢安帖不煩多訓似亦有理試更思之

父在觀其志一章恐指意在下又志所存也行所爲也有父兄在安得聞斯行之雖欲成父之美而親心未順焉雖欲爲不善而莫得肆焉止觀志之所存可也若親沒矣吾之所欲爲者遂矣故必觀其所爲之專與不專而後可蓋雖爲之善

然不能忍而遽改則亦謂之死其親可也至於三年之闋事死如事生而無伸已之意廼謂之孝可謂孝矣云者深嘉之辭若曰如其非道則何待三年是未深體觀其行之意也夫不幸而有所當改是乃吾平日之拳拳而未能孚於吾親者今也哀痛之深固有所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矣苟有決厲之意則縱有丘山之善然此心不幾於息乎

此說甚好但謂固有幹旋改移於不動聲氣之中者此句未安熹舊來亦嘗有此意後看史書見有居官不改前人之政但因事遷就使人不見其迹者必大悅之以爲代人居官猶有能如此者況於所天乎因以此問於李先生先生曰此意雖好但每事用心如此恐駸駸然所失却多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幸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

可奈何不必如此回互也此意竊謂學者不可不知恐當更思之也又有謂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自好試并思之如何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論氣之感也謂古今一箇亦得論氣之本也

感字未安李文饒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亦善言天者

季路問事鬼神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欲令子路原始觀終聚而通之也未知生焉知死是固然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恐救子路忽於近之病蓋在目今雖曰未能事人然隱微之間如執虛奉盈所以事之者自當深用其力苟於此知所事則事人之道亦可進但闕畧於事人則益不能事鬼矣

熹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盡親親

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只如此看意味自  
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合作一串也

體物而不可遺之義蓋物是形而下者物其物則息生不窮  
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卽形於上者也苟物而不物則死  
矣體云者其流行發見非物自爾而必有體之者也

體物之意剖析得甚好但本是鬼神之德爲此萬物之體非是  
先有是物而鬼神之德又從而體之也物而不物則死矣此句  
有病須知若初無體之者則亦無是物矣

游魂爲變之義如何

精魄也

耳目之精  
明爲魄

氣魂也

口鼻之靈  
吸爲魂

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

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魄爲鬼魂爲神禮記有孔子答宰我  
之問正說此理甚詳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



橫渠上蔡論此亦詳

誰毀誰譽一章恐當看誰字此正見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此又聖人無所私好而於善善之意亦不侵過分毫來誨所謂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似恐於公平之意思未完

熹昨來之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忽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試更思之

洪範皇極亦有此意

所喻日用工夫足見爲己之意甚善然別紙所論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歎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只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日依此積累功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梢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廼修省細密工夫其發原自別然修辭之功亦易得入於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仁也

發原自別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於安排計較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纖繞不得剖決也

曾子之三省爲人謀與朋友交傳諸人惟恐應物之或不如已而篤於自反也尹子言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少差豈不誤他一生恐正是傳不習之意先忠信後講學固是如此但忠因謀言信因交言恐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未類上蔡之說竟未敢安

所引尹公語甚好然於此支句中似覺少兩三字聖賢立言不  
如是之巧而晦也謀不忠則欺於人交不信則欺於友傳不習  
則欺於已欺於師是亦忠信之類耳更思之

其志其行皆指父而言意亦好但於本章之旨恐未安父在  
觀其志觀其所志之善惡也父沒觀其行觀其所行之肆與  
否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事亡如事存而不忍死其親焉  
故曰可謂孝矣斡旋收移其始止於隱惡諱過本在於愛親  
駿駿而往易入於私其病固不細然彌縫調停之工又不可  
廢所謂度不可行至誠哀痛而改之固不必回互但弗知所  
以改之之方則或傷於張皇驟快而無遲遲浸漸之意味亦  
非篤於愛親者也

謝方明事祖儉舊看得甚可爲法  
然李先生之言亦要於此致察

先生之言恐更當思之至誠哀痛四字儘有意味存得此心自



不至張皇也據今日病證似當目服此藥便自胸次開闊黑白分明若更主張調停兩字正是以水濟水竊恐昏昧隘促轉見無進步處又沒觀行必如舊說亦爲是非邪正之類所包甚廣今只云肆與否却覺拘滯兼又與上句參差下句重併尤未穩常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其理固如此然所謂常見所謂常新必有科別

日月陰陽之精終古不易然非以今日已映之光復爲來日將升之光也故常見而常新

未能事人而欲事鬼未能知生而欲知死是猶未知其首而欲知其尾也知首之旨當如來教又思事人之旨恐止是不

敢欺不敢慢出門如賓之類皆是如此而致敬密察庶幾可以交神明

矣事如祇事之事所謂盡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恐於事  
字未叶

此說甚好比熹說尤親切蓋親親長長貴貴尊賢之道固不外  
乎愛敬但如此說方親切耳然四者之目亦不可廢請更思之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遺此三句乃指鬼神之德而  
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  
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  
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卽鬼神之德  
猶云氣卽性性卽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  
遺者猶言無遺闕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  
也

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

而無物能遺之者也所謂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與所謂無遺闕滲漏者皆非是

鬼者其氣也氣散鬼遊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邪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爲遊鬼玩遊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

地恐指成質而言

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

謂耳目之聰明爲魄有所未

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鬼不離魄

聰明即氣之運乃是鬼也

失其耳目

之聰明而言則鬼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爲魄也

程子曰鬼氣歸于天消散之意遊鬼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

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時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

鬼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

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卽所謂精氣爲物蓋必合精與氣然

後能成物也

洙泗言仁及契丈仁說竊得諷味復之九二休復之吉以下  
仁也謂初九也易傳云一陽復於下乃天地之心此正與元  
者善之長同理竊謂五常之仁猶四時之春至善醇醲不雜  
孟子指乍見之心爲仁之端下卽論非內交要譽而然蓋因  
乍見之真而可知其有仁也端云者苗裔端倪之謂也覺痛  
痒則非不仁則覺者所以驗乎仁有彼我心則爲不仁則公  
者是仁之意思愛是仁之用恕是仁之施而樂山靜壽又乃  
形容仁之體段也

程子氣類相合之  
言殊覺有味

要須先以萬善之先名仁

而後可以用工致力若所謂克己復禮如見如承之類皆用  
工致力之道也

體

要皆當一一剖析又不敢太成支離失其全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春者體



之卽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用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爲得耳

答呂子約

承喻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蓋前書布此曲折已再三矣似已畧蒙聽察不知何爲而復蹈舊轍也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爲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邪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